

# 共赴國難

## ——港人的抗戰系列之④

▶羅耀輝當年與隊中負責護理和伙食的陳瑞群締結良緣，成為一對「抗日夫妻」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海上作戰用的木船(上圖)及游擊隊小戰士(下圖)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海上中隊隊長羅歐鋒攝

◀1937年12月22日，日軍在距離新界東北六十公里的大亞灣登陸

### 戰火紛飛愛苗心中種

「和平後才開始拍拖，部隊不准人談戀愛。」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羅耀輝（羅叔）在隊伍裡結識了較自己年長一歲的妻子陳瑞群（陳姨）。兩人雖然在戰後曾失散多年，但無阻兩人緣分，通過頻繁的書信來往和不時地探望，兩人最終於1951年結婚，相愛六十載，育有五女兩子，兒孫滿堂。

回憶在東江縱隊打日軍的經歷，原計劃一個多小時的訪問，羅叔侃侃而談逾三個半小時，但談起與陳姨的相識相愛經歷，羅叔則顯得有些靦腆。坐在羅叔身邊的陳姨則開口說，「和平後才開始拍拖，部隊不准人談戀愛，而且經常調來調去，有時見，有時唔見。」

陳姨是新界糧船灣人，加入東

江縱隊港九大隊後，先被編入南澳海上小組，擔當炊事員，並幫手搬運物資，後來部隊領導見她有些文化，又把她調到醫院當衛生員，之後又調到土洋司令部做電台發報員兼炊事員。

和平後鯉魚門再遇有緣人

「她（未入部隊前）是龍船灣（糧船灣）的大姐仔，在港邊開了個賣漁具的雜貨店，我們部隊在那靠岸的時候，曾經見過她好幾次。」

羅叔回憶說，陳姨加入部隊後，兩人便在上政治課時再次遇見，「我看她的時候發現她在看我，我也沒覺得有什麼，反倒是有戰友說：『你們兩個好像有點意思啊。』」

羅叔淡淡地笑道。

「不過，部隊裡面很嚴格，不能談戀愛，知道哪兩個有意思就會調開，而且上午不知下午事，隨時都有可能犧牲，怎有時間談戀愛？」

羅叔說，那時他們沒有在一起，接着因為戰亂，失去聯繫好幾年，直至後來和平之後，他回到鯉魚門，才重新聯繫上。

談到兩人最終走到一起，羅叔感念說：「她真的很有心。」他猶記得，那時自己沒有工作，年邁的母親又臥病在床，陳瑞群常常去筲箕灣探望其姐的同時，亦去他家探望，「當時無手提電話，來之前先寫一封信，寄到筲箕灣，因為當時寄不到鯉魚門，要有去筲箕灣取貨的時候才順便拿回來。」

### 港九大隊營救美中尉

「回望岸邊，我向默默目送我的人揮手。雖然從我跳傘降落九龍開始，我每天都盼望着這件大事的來臨，可離別在即，我卻感到難過。」

▲美軍第十四航空隊飛行員唐納德·克爾中尉離港時在日記寫下的這段話，勾勒出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為營救被困香港的國際友人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東江縱隊營救了不少盟軍飛行員，唐納德·克爾中尉是最早，亦是影響較大的一位。1944年初，克爾駕駛機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上空執行轟炸任務時被日軍炮火擊中，他跳傘逃生，降落在沙田觀音山（今獅子亭附近）並不幸受傷，在港九大隊隊員的幫助下，克爾一搭接一站不斷轉移，經吊草岩、黃竹山、茅坪、石壟仔、大水坑、泥涌，到達深涌。

當年約10歲的「小鬼」黃立光，與爺爺在西貢深涌，負責運送游擊隊戰士，並參與了營救克爾的工

作。「那晚很特別，可能是部隊通知我阿爺：『這幾日在這裡準備』，所以不是得我一個人在船裡睡覺，我阿爺都在船睡覺，睡到半夜，我阿爺推醒我，要我開船，我行過去，見到有兩個短槍隊員，一個鬼佬上來。」黃立光對記者憶述，「為什麼會有一個番鬼佬上來的？」

影響二戰戰局

黃立光的爺爺由於手有傷，船撐不動，所以就叫當時在附近釣魚的一個李姓青年幫手，最終兩人合力將克爾送至深涌，到達後一個姓何的隊員便接手。克爾隨後經白沙澳、土瓜坪、赤徑、大浪，再由赤徑渡海到南澳，逃出生天。

1944年3月29日，克爾獲救回到廣西桂林基地，他對東江縱隊這支游擊隊深表欽敬，並將其經歷向中美聯合航空隊（飛虎隊）領導人陳納德將軍匯報，並上交上東江縱隊領導的信件。東江縱隊隨後和盟軍展



▲本月5日，《克爾日記》在香港首發，右起、觀音山村民王石，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副會長、海上中隊隊員羅競輝，原東江縱隊游擊隊員黃立光

開出色的情報合作，東江縱隊提供的情報十分準確、及時，尤其是1945年3至5月間，掌握到日軍在廣東惠陽淡水一帶準備迎擊在此登陸的盟軍。結果促使盟軍取消華南登陸計劃，改為直接進攻日本，影響了二戰的戰局。

## 抗日俠侶滿熱血 海上奇兵搗黃龍

# 期願青年愛國獻港承先烈

海上奇兵，乘風破浪。一支由香港漁民、愛國青年組成的東江縱隊港九海上中隊，在香港淪陷期間持續與日軍進行海上游擊戰，屢建奇功。今年88歲的老戰士羅耀輝（羅叔）回憶當年游擊隊「夜殲大電扒（機動船）」，繳獲七名日俘和大批物資，心情仍然澎湃。戰火亦無阻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羅叔當年與隊中負責護理和伙食的陳瑞群（陳姨）締結良緣，成為一對「抗日夫妻」。撫今追昔，羅叔慨嘆戰士為保家衛國，不惜犧牲性命，盼望年輕一代能繼承先烈精神，為國為港做出貢獻。

大公報記者 文軒 朱晉科

抗戰時期炮聲隆隆的鯉魚門，如今風平浪靜，硝煙難覓，但深居於此的一對「抗日夫妻」——羅耀輝和陳瑞群，心中卻滿載着一段青春與烽火交織的回憶。記者甫走進他們倆夫妻經營的海鮮酒家，便見「老闆」羅叔邊吃午餐，邊與夥計張羅生意，年近九旬仍精神奕奕，而陳姨還在一旁熟睡。記者冒昧提出叫醒陳姨，以便一同接受訪問；羅叔很貼心地說，「她今天不是很舒服，讓她多睡一會吧」，隨後把當年海上游擊隊的故事娓娓道來。

自小住在鯉魚門的羅叔，14歲目睹日軍空襲以及在港燒殺搶掠，其後在港九大隊抗日宣傳的激發下，毅然加入大隊，踏上了抗日的道路。經過幾個月艱苦的集訓，期間遭遇過日軍的圍捕，羅叔就被分配到海上中隊做戰士。他還清楚記得，海上中隊全盛時期有三個小隊，每隊40人，共120人，擁有兩挺機關槍、一挺防空槍、一架水龍機，大部分均從敵方繳獲。

### 身先士卒 屢建奇功

回憶起與陸路游擊戰截然不同的海上游擊戰，羅叔印象最深刻的當屬「夜殲大電扒」一役。1944年11月30日下午，漁民發現一艘日軍大電扒在大鵬角大灣內下錨，游擊隊從漁民口中得知了這一消息，決定出兵奇襲，派了一個小隊、一艘武裝船、兩艘舢舨，採取的是中央火力掩護，從兩翼包抄，強行登船的戰術。

「我們由30多人組成的小隊藉着夜色，悄悄向敵船靠近。」為借足風勢，海上中隊的船走「之」字形，很快便靠近敵船，但對方很快發現了並向其開火，海上中隊也全力還擊。「衝啊!!!」羅叔突然大吼一聲，彷彿又回到了當時的戰鬥狀態。「我們第一批登船的戰士是突擊班，個個都好勇敢，身先士卒，但好可惜，率先爬上敵船欄杆的班長曾佛新不幸被敵機槍擊中，倒在鐵欄杆上身亡，跟着衝上去的小隊長王錦亦被射穿了大腿。」羅叔皺着眉頭說。

眼見首輪攻勢受挫，突擊班的戰士進退維谷，在武裝船上的羅叔立刻率隊發起火力掩護，壓制住對方火力。「就在這個時候，另一側的舢舨部隊向敵船投擲魚炮，接連發出轟隆巨響，火光不斷，嚇得日軍退卻，不敢還擊，我們趁此空隙，才成功登船。」羅叔說，我方攻勢如破竹，突擊隊員一路高呼「繳槍不殺，優待俘虜」的口號，最後只見七個徹底喪失了抵抗意識的日本兵蜷縮在艙角，舉白布投降，至此戰役方宣告大獲全勝。

### 赤誠之心 捨生忘死

游擊隊屢次奇襲，均獲成功，並順利進行剿匪、護航護漁等任務。羅叔認為，最重要的是軍紀嚴明，戰士們為了保衛國家，捨生忘死，有一顆赤誠的愛國心，「我們那時候愛國啊，為了國家，真的是視死如歸」。但談起現在有部份年輕人日益激進，羅叔不禁搖頭嘆息：「現在『佔中』的年輕人，完全都目無法紀，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有的還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呼籲年輕人以家國為重，多想想如何為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

▼抗戰時期炮聲隆隆的鯉魚門，如今風平浪靜，一對「抗日夫妻」深居於此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 「小鬼」帶年輕人看歷史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副會長林珍珍，克爾中尉當年跳傘後，就在觀音山獅子亭附近降落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 艱難環境體會珍貴情誼

「我們是行到那裡，食到那裡，不知道何時才有一餐，餓着肚子都要走。」林珍珍在部隊中鍛煉了自己，亦感受到集體溫暖。有次她患上瘧疾，在回司令部的途中發燒，坐在路邊休息竟睡着了，班長見她還未回來，便心急四出搜尋，並將她背回司令部。由於當時物資缺乏，林珍珍每隔幾日就病發一次，幸虧當地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有一支「小鬼班」，練得一身「鐵腳、馬眼、神仙肚」的好本領，在抗日戰場負傷後，林珍珍仍難忘那段抗戰歲月，並時常與香港年輕一代講述港九大隊的抗戰歷史，冀抗戰精神薪火相傳，永不熄滅。

今年正逢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副會長林珍珍，擔負起為年輕一代講述抗戰歷史的義務，並多次帶年輕人重走港九大隊的「抗戰之路」，在紀念碑前懷先烈，以及進行座談等。接受採訪當日，林珍珍帶著九龍觀音山、重走一段美國空軍軍克爾中尉跳傘降落後的逃生路線。年逾八旬的林珍珍山邊講解，經常走在記者前面，步伐矯健。

一九四一年底日軍佔領香港，林珍珍只得六歲，受到早已加入游擊隊的姐姐林林的影響，並目睹日軍的暴行，林媽媽帶領着兒子和小女兒林珍珍，毅然參加游擊隊，一行人從打鼓嶺的過家出發，到深水埗碼頭坐船往大埔，再轉至西貢金鐘，然後乘船過海到深圳大鵬灣的沙魚涌，最後到達位於土洋村的東江縱隊司令部。

加入部隊後，林珍珍先當交通員，負責送信及《前進報》的油印工作。她還記得得三份三種：「一則是普通通信，兩則是加急，三則是加緊跑遞」。當時林珍珍是班裡最小，班長就分派她到當天內能來回的地方，例如黃埔、坪山，她更笑言，因為部隊中很多客家人，她很快就學會客家話。

同。

港九大隊的老戰士只剩下二百多人仍在世，林珍珍感到薪火相傳的迫切：「我小時候沒有什麼貢獻，不要叫我英雄，但我希望年輕一代看『歷史』」。她強調，只有了解歷史，才知道當年國家和人民的苦難以及和平的來之不易，更珍惜今日的生活和社會環境，增強對國家的認同。

關懷她的民眾提供偏方：吃狗肉和荔枝，她才病好。當了半年交通員後，部隊受傷的人增多，林珍珍調入傷病醫院，做護理員。當年的所謂醫院條件極其簡陋，不是草棚就是山洞，並隨着敵人的掃蕩而轉移。對於林珍珍來說，到河溝裡洗紗布可謂最艱苦的事，又癢又痛。水十分冰冷，她用手洗完紗布後便生滿凍瘡，甚至反炸傷，雙眼失明。每次換藥，他們不但強強和樂觀，甚至反過來安慰她：「將來打勝仗，你回香港就可以做白衣小天使，和我醫眼」。戰友的勇敢和樂觀精神深深感動着林珍珍：「在這麼艱難的環境，大家都好像像兄弟姊妹一樣，有一種情誼。」